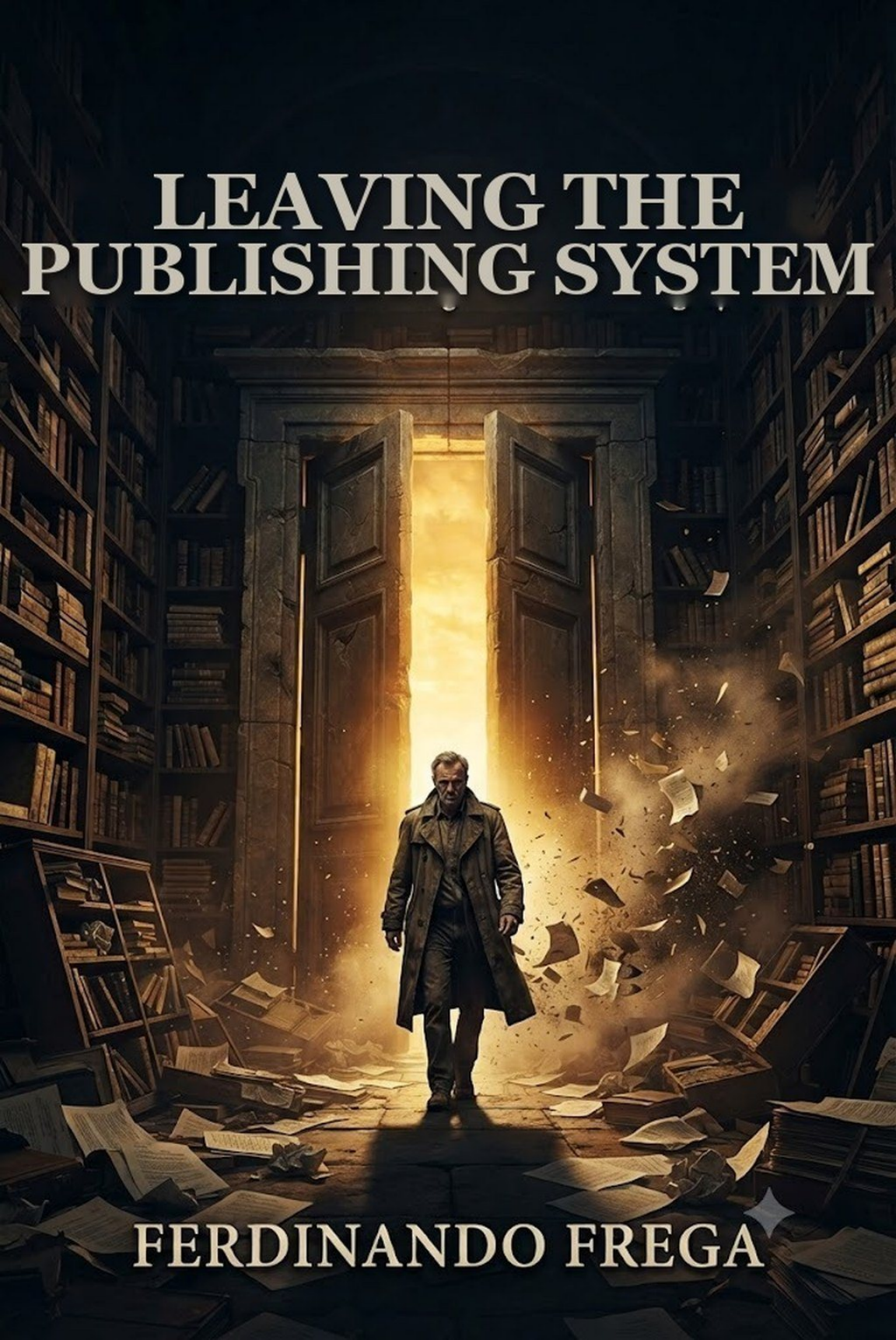
LEAVING THE PUBLISHING SYSTEM



FERDINANDO FREGA

離開出版體系

Roots & Memory 系列第九卷：一份關於徹底離開出版體系的簡短檔案——無需許可的取閱、免費發行，以及不等待被發現、持續創作的紀律。

版權頁

Ferdinando Frega — Nando the Scribe — The Fifth Blade

行為密碼的敘事先驅。他圍繞單一理念，建立了一個一美元的出版生態系：金融沒有金錢問題，它有的是行為問題。

於 ONEDOLLAR-STORIES 生態系內編輯與策劃。數位架構：NAPLES-POST · NOASPECTTIME · ONEDOLLAR-STORIES。2026 年首次出版。採用簡潔、現代、為數位閱讀優化的版式排印。於美國出版。

版權聲明

© 2026 Ferdinando Frega / Frega Editore。依 CC BY-NC-ND 4.0 授權。

免費閱讀

編輯說明

這本書是免費的。Ferdinando Frega 寫的所有書都是如此。不是策略。不是宣傳姿態。不是市場決定。

免費只有一個理由：文學是一種愉悅，而閱讀沒有價格。

書寫的文字仍是唯一能傳遞思想、讓它們成為自主思考的工具——不是操控，不是轉換，不是為消費而設計的產品。

讀完這本書，留在你心中的只屬於你自己。沒有人把它放在那裡。是你認出了它。這是這部作品唯一要求的交易。

Ferdinando Frega — Nando the Scribe，Naples-Post，2026

批判性社論

這個計畫不尋找傳統讀者，而是挑選那些能夠支撐一個結構、不做調整也不妥協的人。在這裡，讀者成為一道門檻——只對準備好面對文本、不尋求安慰或讓步的人開放。

讀者即門檻

讀者是對「在場」的挑戰，不是顧客，也不是追隨者。只有直接面對文本的人才能進入；這關乎生存，而非菁英主義。作品依韌性而非偏好來挑選。

拒絕出版體系

這個計畫拒絕為注意力而優化、拒絕情緒槓桿、演算法能見度，以及市場驅動的簡化。它不追逐潮流，不配合行銷邏輯，也不尋求在產業節奏中占有一席之地。它存在於體系的引力之外，依自己的軸心、以自己的步調運轉。

善與惡之間的界線

文本畫出一條清晰的界線：一邊是知道自己可能造成傷害、卻有意識地選擇不這麼做的人；另一邊是躲在善良門面後、以逃避責任的人。

善需要在場，而且常常是看不見的；惡會適應、會為自己辯解、會融入其中。這個計畫揭露這種不對稱，不帶說教，只是把它說出來。

離開體系是一個刻意的行動

離開出版體系關乎定位，而非反叛。體系獎勵順從，因此走開意味著獨立建造，不尋求認可。自主是有代價的，而這個計畫甘願承擔。

序言

這本書不是開始。它打開的是一個立場。

《離場檔案》不是為了讓每個人都讀而寫的。這不是挑釁——這是結構上的事實。每一套發行、分類與推薦的系統，都建立在一個假設上：文本希望被找到。這一本不是。它把自己攤開，然後等待。

以下是一份關於離場的檔案——不是作為反叛，不是作為失敗，而是作為刻意的定位。在世界上最講紀律的企業體系之一待了十八年，教會我一件最重要的事：留在一個不合身的結構裡，代價不是一次付清的。它是慢慢地、一點一點地付，直到再也沒有東西可以交換。

出版體系也沒有不同。它完全照著設計運作。這份文本在它之外建造——不需許可，不需背書，不需道歉。

如果這裡的結構引起共鳴，它就成為你的。如果沒有，也沒有任何損失。結構依然存在。

Ferdinando Frega

取閱

這本書以免費取閱的方式發行。無需購買。無需註冊。沒有轉換漏斗。取閱的姿態就是發行的姿態——它們是同一個行動。

在發行平台上出現 1 USD 的象徵性價格時，它的作用是一個門檻標記——不是一筆交易。它表示後面的東西有分量。代價不是重點。跨越才是。

這部作品是 Gillette Narrative 書庫的一部分——一個免費取閱的數位檔案庫，圍繞兩個頻道建立：Gillette 頻道（企業與職業敘事）與 Narrative 頻道（自傳與哲學作品）。

GILLETTE 離場檔案

離開出版體系的指南

這份文本不尋找讀者。它過濾讀者。

它不是一本為了說服、安慰或娛樂而設計的書。它是一個入口。

你來這裡不是為了被說服。你來這裡是為了決定，你能否站在一個不會向你彎曲的結構裡。

這裡沒有任何東西迎合期待。這裡沒有任何東西尋求認可。如果你需要安慰，這不適合你。如果你需要歸屬，這不適合你。如果你需要肯定，這不適合你。

能否進入取決於契合，而不是善意。你要麼認出這個結構，要麼認不出。沒有說服。

這個計畫不追逐讀者。它把自己攤開。進來的人之所以進來，是因為他們承受得住這份重量。

讀者是一道門檻

讀者不是顧客。讀者不是觀眾。讀者是一道門檻。

門檻不鼓掌。門檻不談判。它要麼打開，要麼保持關閉。

你閱讀不是為了同意。你閱讀是為了面對。如果你內心有什麼被觸動，文本就完成了它的工作。如果什麼都沒有動，那這份文本從來就不是為你而寫的。

這不是排斥。這是精準。一個適應所有人的結構，無法保持為結構。一個保持一致的結構，必然會挑選。

挑選不是傲慢。是生存。

這不是一份出版品

這部作品不屬於傳統出版生態系。它不為演算法優化，不為吸引注意力而設計，也不依編輯標準量身打造。

沒有上市宣傳活動。沒有宣傳的編排。沒有機構的背書。

這個結構不請求存在的許可。文本在準備好時出現。不是在市場要求時。產業節奏不決定速度。

沉默不是策略。沉默不是條件。

如果你在尋找潮流，在這裡找不到。如果你在尋找一致性，你會找到。

這個計畫拒絕什麼

這個計畫拒絕：為注意力而優化、為易於理解而簡化、情緒操控、知識上的裝飾、對演算法的依賴。

它拒絕掌聲。它拒絕急迫。它拒絕說服的邏輯。

這部作品不承諾轉變。不承諾進步。不承諾歸屬。它提供結構。

結構不適應讀者。讀者與結構對齊。

界線

有一個時刻，混淆不再可能。

一邊站著那些知道自己有能力造成傷害、並選擇不付諸行動的人。另一邊站著那些自稱善良、以便根本不必做出選擇的人。

這就是界線。

善不會自動到來。它需要在場。它需要克制。它需要失去。善很少得到掌聲。它常常是看不見的。它是一個在無人注視時做出的決定。

反之，惡不需召喚便自然出現。它會適應。它會為自己辯解。它融入日常。惡不尖叫。惡會解釋。它說：「現在不是時候。」「這不是我的責任。」「事情就是這樣運作的。」

失敗不會教育人

人們常常把失敗理想化。它被描繪成一種進步。一堂課。邁向成功的必要一步。

但失敗不會教導。失敗會揭露。它揭露準備。它揭露幻覺。它揭露感知與現實之間的距離。

痛苦不會產生智慧。反思才會。失去不會產生清晰。結構才會。

你可以失敗一千次而什麼都學不到。你可以成功一次而明白一切。

失敗並不高貴。失敗是中性的。你在它之後做什麼，是唯一的變數。

離場是一種立場

離開體系不是反叛的行為。它是一種立場。

出版體系沒有壞掉。它完全照著設計運作。它獎勵可預測性。它獎勵服從。它獎勵與既有敘事保持一致。它不獎勵自主。

如果你完美地適應，你或許能進去。如果你保持完整，你就會留在外面。

問題不在於能否進入。問題在於代價。每個體系都有它的價格。大多數作者是慢慢付的。慢到他們根本沒有察覺。

離場不是消失。離場是不經許可地建造。不經背書地出版。沒有掌聲地站立。

市場可能忽視你。演算法可能不把你排在前面。機構可能不承認你。這些都不會改變架構。

你要麼在他們的結構裡建造，要麼在外面建造。兩者都是正當的。但它們並不相同。

這部作品提供什麼

這部作品不與世界對抗。它不試圖糾正世界。它提供更簡單的東西。

結構。一個一致性無須談判的地方。在這裡，文字不為了獲得認可而優化。在這裡，沉默依然有價值。

你不被要求同意。你不被要求歸屬。你被邀請去思考。

如果這個結構引起共鳴，它就成為你的。如果沒有，也沒有任何損失。結構依然存在。

終章

離開出版體系的指南

這不是一本尋找讀者的書。它從第一行就這麼說——而且是認真的。

Ferdinando Frega 在《Gillette 離場檔案》中建構的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宣言。它是一份結構性的聲明：一份過濾而非說服、挑選而非引誘的文本。在一個充斥著為安慰、轉換與留住讀者而設計的書籍的出版環境中，這部作品反其道而行。它把自己攤開，然後等待。

架構是刻意的。每一節都像一道門檻——〈讀者是一道門檻〉、〈這個計畫拒絕什麼〉、〈界線〉、〈離場是一種立場〉——累積起來的效果不是論證，而是壓力。讀者不是被引導走過一個論點。讀者被放進一個結構裡，自己去判斷能否承受它的重量。

文字精準卻不冰冷。Frega 以簡短的陳述單元書寫，它們像刀鋒的一道道劃痕般累積——每一道都乾淨，每一道都決絕。沒有修辭裝飾，沒有情緒槓桿，也沒有試圖歸屬任何既有的文學傳統。這份拒絕是全面的，而且貫徹始終。

〈界線〉是切得最深的一節。一邊是知道自己有能力造成傷害、卻有意識地做出另一種選擇的人，另一邊是自稱善良、以便根本不必做出選擇的人——這不是哲學。這是解剖。Frega 說出了大多數寫作刻意迴避的道德架構，而且他這麼做時不帶說教、不帶評判，也毫不留情。

〈失敗不會教育人〉是最具顛覆性的段落。在一個把失敗奉為成年禮的文化裡，Frega 毫不懷舊地拆解了這個神話。失敗是中性的。反思才是變數。這個區分簡單、結構分明，幾乎無從反駁。

弱點——如果非要找一個的話——同時也是這本書的力量：它不做任何讓步。尋求方向、敘事弧線或結局的讀者，在這裡都找不到。結構不會彎曲。這是刻意的選擇，不是疏忽。但它把這本書的觸及範圍限制在那些早已準備好接收它的人——當然，這正是重點所在。

《Gillette 離場檔案》是最罕見的一種文本：它完全清楚自己是什麼，拒絕成為其他任何東西，也不為兩者中的任何一個道歉。

認出這個結構的人會進來。認不出的人會繼續前行。兩種結果都在預料之中。

編輯部評論 — Naples-Post，2026

Ferdinando Frega